

母亲的香气

杞彦（云南）

“只要有我在，她脸上就有一种安静的平静。”和龙应台先生在《胭脂》里的感悟一样，这次陪母亲到云南昆明看病、手术，以及前前后后的时光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依赖。

这种依赖就如同我小时候和她要一张漂亮的绣花手绢或是一颗好吃糖果时的感受一模一样，那时的她总能准确地捕捉到我那些除了手绢和糖果之外的小小心事儿，并按照我的心意演绎发散开来，比如说除了绣花手绢和糖果之外，我还能额外地收到一条漂亮花裙子，一本好看的图画书，一个粉色的蝴蝶结……那种意外惊喜与雀跃的心情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如今，我也能像母亲当年那样，敏锐地

捕捉到她的那些除了一套棉质睡衣、一顿手工饺子之外的小小心事儿，比如说一次假日旅行。

妈妈渴盼旅行是我最近才发现的。小时候，家里生活拮据，能够吃得稍微好一点就已是奢望了，而在物资丰沛的今天，能在假日里与晚辈们出门游玩，就成了她最大的愿望。有时甚至是前一次旅行刚刚结束，她就已经在期盼着下一次出门游玩的事儿了。

我是一个十足的群居动物，每次外出旅游，少不了三五好友结伴而行，而小伙伴们对我也都极其信任，什么会计、出纳、摄影之类的事儿都一并交由我来办理。

白天大家出门狂嗨，晚上回来洗漱停当之后，生怕忘记了一天内

的花销用度，我都要坐下来，仔细记录一番。如此还不安心，唯恐有所遗漏，还要让母亲帮我听一遍账目。就在那个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年过花甲的她竟能将每一个开支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如重播的影视剧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情景再现。

出门游玩总很疲惫，晚上回宾馆已很晚，早上起床也成了件难事儿，可是母亲每次都是所有人中最早起床的。“快穿上我昨晚给你洗的袜子，干干净净的，脚舒服。”在瑞丽游玩的某个早晨，母亲就这样开启了和孙子一天的交谈。

晚上，不知她是在我们入睡后多久才睡着的，半夜里我和儿子要有什么响动，她都十分惊醒，一骨碌起来看个究竟，且一直要等到我们

都安静睡熟，她才能安心睡下。

“看着你们玩得高兴，又睡得那么好，我心里也高兴。”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她那么热衷于和我们一起外出游玩了，她总说平日里我们太辛苦了，孩子压力也不小，这样出来大家什么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地玩耍要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原来这才是她的“小算盘”。

也不记得母亲是什么时候由为家庭打前阵的功臣，退居到支持我们学习工作的后勤二线了。不过她的这种心理状态挺好，全然没有了过去唠叨，用她的话说是女儿长大了，都晓得为家人打算了，自己也实在没什么可操心的了。就连前几日当我小心翼翼地和她谈起想给她选一处合适的墓地的时候，她也是

十分平静地说，“只要你们方便，什么的都好，只要在你们身边，你们盘算就行了。”

这些年来，她似乎早已习惯了凡事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的思维方式，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女儿作的一切决定都是为我们的家庭、为她着想的，而她就平静地对待、信任生活中的一切。

母亲的平静给了我很多无言的鞭策，因这份平静的信任，我鼓励自己要勇敢地挑起重担，面对困难和坎坷，提醒自己不能软弱，用最平和理智的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母亲平静的信任是近四十年来，无数个日子里酝酿出来的生活芳香，这馨香极具穿透力，无时无刻不伴在我的身边。



一碗甜酒酿

郭华悦（福建）

端午过后，包粽子的糯米，还剩了一些。

那些糯米，躺在水中，浸泡着。颜色渐渐发白，手触之，触感也由一开始的坚硬，到后来的软烂。到了一捏即碎的时候，我们的望眼欲穿也就有了结果。

这结果，就是甜酒酿。

说起来，这可是比端午的粽子，还更让人着迷的家常美食。粽子吃多了，容易积食，可吃甜酒酿就没有这个顾虑。夏日里，一碗甜酒酿，就能让暑热都退居一旁。

把洗净浸泡好的糯米，上锅隔水蒸。水汽蒸腾中，心也随之飘忽不定。对于喜爱甜酒酿的人来说，蒸笼里就是一团吸引人的悬念。等半个小时后，出锅了，蒸汽四散中，浓浓的米香迎面扑来，这团和美食有关的悬念，也终于揭开了。

当然，此时的熟糯米，离着甜酒酿，还有着一段距离。但作为半成品，蒸熟的糯米别有一番风味。这个时候，拿一个木碗，装上小半碗的糯米，撒点冰糖粉，软嫩又有嚼劲的糯米，瞬间便能征服你的味蕾。

所以，每次糯米出锅后，往往没多久，便会消失掉一半。而剩下的一碗，装入小坛子里，拌上酒药，再挖一个小孔，填入酒曲和温水，然后密封，用棉絮包着。有时，担心闷得不够严实，还会将冬天的厚棉被拿出来，包住坛子，等着甜酒酿的最终完成。

等待的这一夜，心情忐忑，又带着点雀跃。想着一夜过后，就能品尝到念念不忘的甜酒酿，无疑是令人期待的；可旋即又患得患失，担心这个过程，或许不那么顺利。于是，房间里的灯，明明灭灭，房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每次走出来，半蹲在坛子边，使劲嗅着，直至那一缕缕隐隐约约的香气，钻入鼻尖，撩得人心痒难耐。

隔天，期待已久的甜酒酿，终于做好了。有了它，夏天也变得可爱起来。甜酒酿堪称是美食界的百搭，酒酿鸡蛋、酒酿圆子等等，每一样都令人赞叹连连。

有了这碗甜酒酿，漫漫长夏也美好。

笔耕

李景超（河南）

纸上春秋

沿一条拥抱过春夏的溪流感受秋季
从一棵走过四季的大树身上获得启迪
用清澈如水的眼睛
观察行走的风雨雷电
收集小草的荣枯
收集蜜蜂的汗水
收集花开的声音
将梦默默放入一片绿叶之中
抬眼望流云飞渡
低眉思年华似水
朝霞在挥洒热情
晚霞在静静体悟
纸上的情感拴紧了光阴
纸上的文字散发经久的芬芳

诗歌与诗人

诗歌一首一首
被诗人收割了

诗人一年一年
被生活收割了

一辈子都在诗歌里润渡
最后把自己溺死在诗歌里

活着用血泪滋养诗歌
死后用灵魂肥沃诗歌

诗歌根须扎进的不是土壤
是无数诗人的疼痛与苦乐

书签

邹伯芬（浙江）

每次将一些看过的书送人时，常常要将书再翻一遍，别人也许在意书中夹着什么不便送人的东西，因此翻书有临别检视的意味。我翻开书，主要是为了将夹在书中的书签再摩挲一遍，记住彼此曾经与共的朝夕晨昏。里面的书签，就一齐夹着，送给下一个与书再见的人，也祝福书本在乔迁之后，找到知己。

对于一本书而言，书签是跟着文字游走的伴侣。有时手中的书看到一个段落，或因时不我与，必须暂时歇下；或因眼神困顿，必须稍作休息；当然也有时是与书中的内容交缠，无法持续阅读。书签像是书本的守门员，暂时接替了翻动的手，让我们的阅读放心地停格。尤其像我这种贪心又散漫的读者，常常为了取阅的方便，所有可以放置的空间，都要堆叠一摞摞的书籍，让自己随手可得。这些书各章各节，先来后到，并没有赋予太多的次序，今天看这章，明天翻那页。一本书，有时还穿插着几张书签，成了书里落了籍的居民。

像手上拿着的这本画册，是画室的同学一起邮购的，书到时，老师现场演示，挑了画册中的几幅画作，与当时我们正临笔的花卉作对照，一面示范，一面解析，夹在里头的书签，就是老师随手画下的一朵玫瑰花，我拿回来种在书里，满心期待哪天画笔一挥，许诺给自己一座玫瑰花园。

而从《雪莱诗集》里掉落下来的牙签，则是应对了作者的习惯，听说雪莱常在阅读之后，将牙签随手夹到书页间，正预告着后人开启这本诗作时，从中拾取的正是诗人的“牙慧”。

无心插下的书签，日后再照面时，有时竟隐约潜藏着某种机锋。书架中抽出的一本季羨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居然夹用了新买来的衣服里的标签，我自己都不禁莞尔，这简直是文学里的反差手法。每个第一次与季老见面的人，都差点将他误认为一个农村老翁，永远身着一袭褪色的中山装，脚着一双旧球鞋，背上个旧背袋，再加上牛棚里十年的沧桑，任谁都无法一眼识出这位是懂十几国语言的国际知名学者。吊诡的是我竟在这位不重穿着外饰的学者传记里，用了浮华世界里的衣服标签当书签，季老如今远却红尘，但他留下的学人典范，时髦的服装设计师，会用怎样的元素去定位他呢？

书中最多的书签是叶子，有名字的、没名字的，全是一段段路程的衔接。没事时，到处走走，有树的地方就有落叶，那是书中造型最多样也最奇巧的书签。有时将一本书打开，逐页翻看，无意间竟掉进不同面貌的树叶里，闻着枯叶的余香，摩挲掌纹般的叶脉，每片叶子的梦，如果是——“让霜染红，让流水轻轻行过”，我让它们局限在一个页面，是否阻断了它们梦的飞翔？

近日子里，疯狂地迷上手作布品，随意的剪裁，粗糙的缝制，却自我感觉极好。有一天突然想起在日本坐电车时，常常看到许多人捧着的书籍都套着书衣，帮书本做些衣服吧。东市买布匹，西市买配件，于是一件件书衣穿在不同的书本上，当然，我记得在书衣里，以细绳、细布条，穿上个珠子，替这些衣服，配上牵引的书签，引领读者一步步走出文字里的迷障。



戏水

余力（辽宁）摄



江南梅雨

曹乾石（江苏）

前几天还是烈日高悬，闷热难熬，可一转眼，东南风一刮，云障雾遮，江南的梅雨说来就来了。

江南的香茗，享誉中外。三分靠土地和人的栽培，四分便靠这梅雨的滋润造化。“小满”以后，一阵雨，一层绿。雨后，盘山茶园里，层层叠叠，爆出一茬茬的新芽，满目绿色，浓得化不开。万千茶叶，恰似剔透的翡翠，玉润润的，晶莹、鲜嫩，明明净净的梅雨，宛如全化入了这浓绿的茶园中了。这时，你在细雨中掐下一片刚爆出的茶叶，含在嘴里，扑鼻一股清香，悄然弥漫开去，令人气爽神清，细细抚摸，一丝淡淡的苦涩，又仿佛含着丝丝缕

缕的甜味，舌底生津。品着品着，漫山茶树，犹如碧沉沉的梅子酒，潺潺地在胸中流淌，不觉竟有三分醉意了。

梅雨季节，正是农家最繁忙的时光。蚕蚕要结茧，小麦要上场，秧苗要栽插，忙完麦场抢栽秧，家家户户无闲人。碧波泱泱的水田里，蛙声一片，田中倒映着一个个忙碌的身影。缠缠绵绵的梅雨，迷迷蒙蒙，浙浙沥沥，天日不开，“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那晶亮的雨丝，温润、亲切、绵长，牵来了一幅幅动人的农耕图。雨雾蒙蒙的田野里，农人们躬身弯腰，手握绿秧苗，点水成行。随着水田倒影的悠悠荡荡，农人的面

前出现了一条条笔直的“绿线”，这是插秧者栽下的希望。

雨雾中，一声声清脆的布谷鸟叫，呼唤出一群群提着竹篮的村姑，她们像一只只飘舞的彩蝶，笑闹着飞进一片片碧绿的桑园。纤细玉手，采摘下一张张肥硕的沾着雨滴的嫩叶。采满了一篮，她们就把竹篮挂在桑树枝上，寻觅着桑枝上紫红的桑葚儿，一颗颗往嘴里送，吃得满嘴乌红，像涂了一层胭脂。等姑娘们从桑园钻出，相视各自的脸庞，会哈哈大笑起来。

梅雨季节的竹林，老竹健壮，新竹吐翠，根根嫩竹吐枝展叶，有的还沾着一层咧咧的笋衣，经过梅

雨的洗礼，越发青翠挺拔。雨滴落在竹叶上，顺着叶尖滚落到地上，发出阵阵“嘀嗒”声。细雨催发了地下的“行鞭笋”，那些卧躺在地下竹鞭上的笋芽儿，受梅雨滋润，也一个个拱松浮土露出头儿，成了农家桌上的佳肴。竹林边星星点点的杨梅树，正是挂果的季节，一阵阵梅雨，一阵阵火辣辣的太阳，便把杨梅催红了。满树硕果累累，酸酸甜甜，诱来了馋嘴的孩子们。

等农民们忙完了这茬活儿，梅雨也就过去了。江南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梅雨，牵来了不老青山，长流的碧水，牵来了一片童话般的美好天地。

鄂西南的雨

刘玉新（湖北）

鄂西南的雨，四季分明。

打小就生活在鄂西南，我几乎是沐着鄂西南的雨长大的。熟悉的雨天，用不着睁眼看，耳朵，就是春夏秋冬的雨情表。

伴着轻纱般的薄雾，细细密密，洒在屋顶上，洒在草丛中。微风起处，一阵泥土的芳香直透进心底，庄稼人家就知道，这是春雨，该是下地春耕的时候了。不信你看，燕子来了，树梢绿了，抬眼望去，满地都沁出了一层黑黑的油渍，等着人们去开耕呢。

秋雨可就有些不一样了。浙浙沥沥，滴滴嗒嗒，一下就是好几天，房前的竹林，屋后的芭蕉，迎风而舞，沐雨而歌，声声入耳。反正收完了庄稼，整理了土地，下就下吧！一个好梦到到天明，山巅的雾霭，溪

边的苔藓都在述说着一个古老的雨中童话。有些天高云淡的日子里，雨也会在午后或是傍晚突然从天而降，老人们说，“顺秋十八暴”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地里闲下来的时候，屋顶上的炊烟有一天忽然偏向南了，清晨的地上渐渐盖上一层白霜。立冬冬，太阳常常发出一阵白光，直晃人的眼，更多的时候则是躲在云里自在逍遥。雨，是不多见的，经历了一年的折腾，渐渐地平静下来。偶尔，雨随风而至，落在脸上身上，总是冰凉的，因为那已是冬天冰雪的前奏了。

只有夏天，鄂西南的雨才一改平日的温柔。电闪雷鸣，乌云四合，强劲的大风瞬间就将山上的大树，地里的庄稼吹得东倒西歪，雨，常常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哗哗啦啦迎门而至，让人

猝不及防。房顶上水花四溅，拇指粗的水柱组成一幅巨大的瀑布悬挂在人家的屋檐上。整个山川、河流、田野、村庄都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分不清东南西北，四周的山洪顺着岩沟，轰隆隆地倾泻而下，震耳欲聋，惊天动地。等到云开雾散，整个天空、大地都被洗得纤尘不染，格外亮丽。

这是乡下的雨。城里的雨又是另一番风景。

城里的人，上班下班，坐在办公室里，挤在公交车上，春秋时节，微风细雨，轻轻敲打着窗户，叮咚有致，如弹古筝，如聆仙乐。若是推开窗子，街上的行人，早已把手中的伞撑起了一个彩色的世界，满街流淌。

小雨真好！

可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夏日里，刚刚还是热浪滚滚，忽然间就感

到豆大的雨点“叭叭”地打在头上，风夹着雨，雨裹着风，让人回不过气来，来不及撑开雨伞，也来不及躲进街边的铺子，整个人已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了。有人索性不躲不避，踩着没过小腿的流水，径直前行，只当是一次难得的天浴。

城里乡下，两种雨况。

在城里有雨的日子，我总是想象着乡下的雨天光景，而在乡下老家时，我又望着天空想象着城里有雨的景致。我每年都要穿行于城里和乡下的雨中，感叹着人间的至美和暴雨肆虐的大悲。

想穿了，天地同岁，晴天也就是雨季，雨天也就是丽日。塞北的风，江南的雨，那都是文人笔下的小把戏而已，真正敬畏天地雨晴的还是那些庄稼汉子，我的父老乡亲。